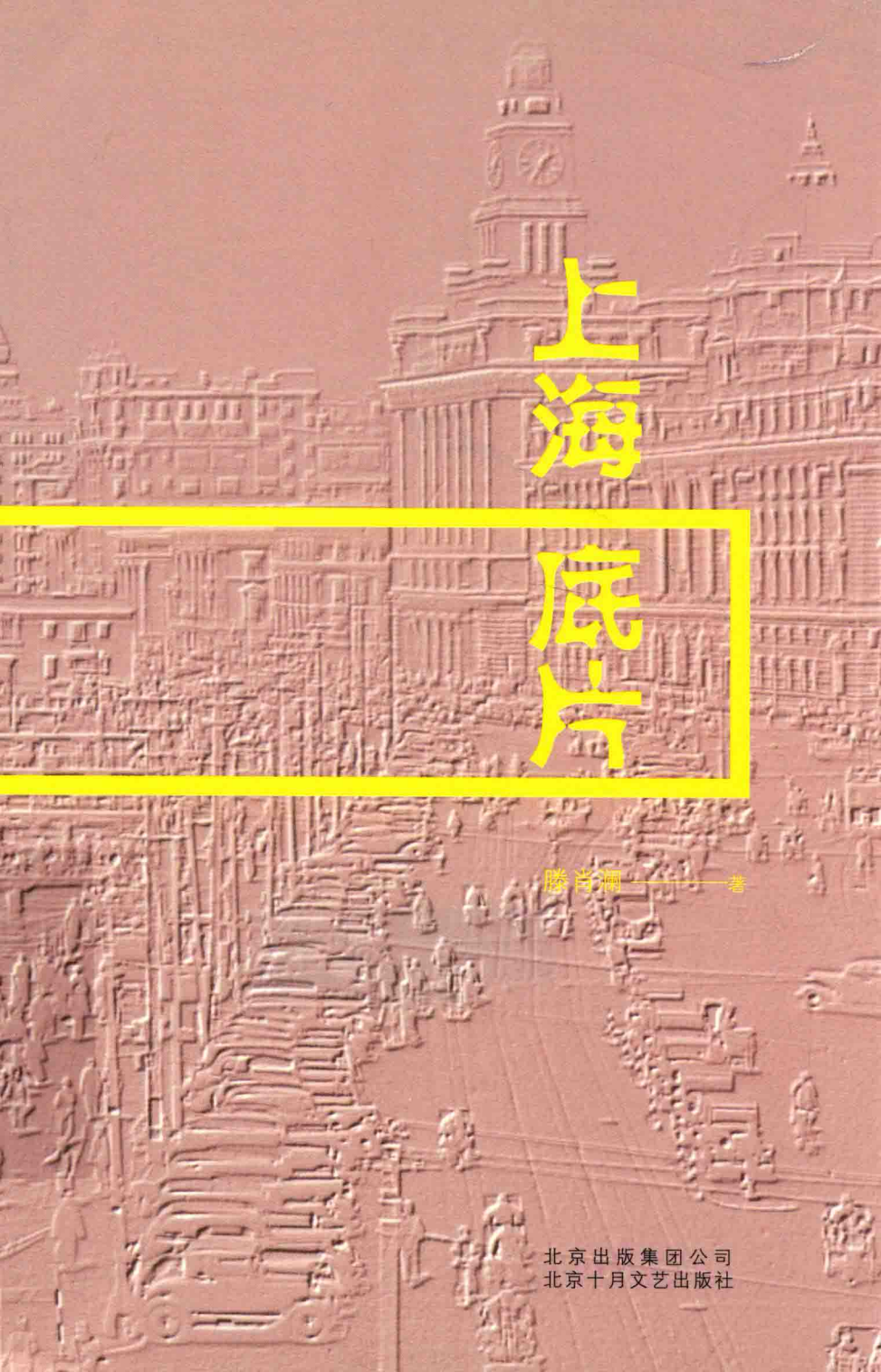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海 底片

滕肖瀾——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上海 底片



滕肖澜 ——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底片 / 滕肖澜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7.7

ISBN 978-7-5302-1687-3

I. ①上… II. ①滕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3890 号

上海文化基金会资助

上海底片
SHANGHAI DIPIAN
滕肖澜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
邮 编 100120
网 址 www.bph.com.cn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 68423599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文昌阁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开 本 890 毫米 × 1270 毫米 1/32
印 张 9.375
字 数 171 千字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687-3
定 价 35.00 元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目录

在维港看落日



1

上海底片



75

我的宝贝儿



143

又见雷雨



207

在维港看落日

在 维 港 看 落 日

午后和煦舒缓的阳光，透过落地窗洒落进来，大团大团的暖意，在客厅里舞动着。即便是冬日，只要有日头，便不觉得萧瑟。玻璃窗会反光，会凑趣，把许多东西排列组合、放大了摆到你面前，是凸透镜，上扬的态势。站在四十五层窗前径直望下去，维多利亚港成了安静的一幅画，一动不动的，嵌在窗格上。只是颜色分明。最远那块，是滚着金边的，纹理清晰，遮住了海本来的样子，愈近便愈淡下去，也是很有层次的。距人最近处，是一片深青色。要定睛看上一会儿，才发现那里到底还是动的，人、车，还有海，缓缓地，一点点地蠕动。像老式诺基亚手机里的“贪吃蛇”。

刚过完年，郭妮便收到罗妍的微信：“我下周来香港置办嫁妆。”

事先没有得到一点征询，甚至连她要结婚也是首次听说，开口便是令人无法拒绝的声气。这就是罗妍。本来到香港办嫁妆也没什么，自由行开通后，港澳通行证当天可办，从上海到香港只需一个多小时，比去趟苏州也远不了多少。问题是，郭妮人在香港，罗妍这么突然一来，自然是要在她家住下。情况就要复杂得多。丁维安那里不算，还要跟他母亲打声招呼，即便是他妹妹丁维纯，多少也要提一声。还是新抱（广东话，新嫁娘）呢，去年才结的婚，不用说地域也是个原因，上海姑娘香港媳妇，广东话也才学得结结巴巴，平常见面你好我好大家好，多余的话一句不说，做人做事都是夹牢臂膀，顺拐似的，跟演戏一样累。罗妍倒是一点不见外——真要是亲姐姐也就算了，偏偏又不是。郭妮不好说“不”，但心里别扭是肯定的，硬邦邦地回过去：

“哦，晓得了。”

一周后，罗妍如期而至。郭妮初时还有些担心，想不会两个人一起来的吧——总算没有。罗妍推着行李车走出闸口，身着绛红色毛领大衣，黑色皮裙，踩着十公分的尖头高跟鞋，染成紫红色的长波浪盘在头顶，墨镜遮住了半张脸。她看见郭妮，幅度很大地挥舞了一下双臂，差点将旁边人的眼镜打飞。随即加快步伐冲出来，抛开行李车，

与郭妮紧紧拥抱。郭妮吓了一跳，还不及反应，整张脸已完全埋在她领口的假狐狸毛里。

“很想你哟。”罗妍捏着鼻音。

郭妮嗯了一声。她吃不消感情这么直接这么充沛的人。礼节上她也应该表示一下亲切，但她实在没法子把“我也很想你”这句话出口。事实上，她觉得罗妍也不至于会多么想念她。二十来岁才做的姐妹，不同父也不同母，一男一女带着各自的拖油瓶，组成了新的家庭，陌生人突然间成了亲人，尴尬到极点的关系，要说有感情那就是骗人了。郭妮不想骗人，也不想失礼，只好在罗妍背上轻轻拍了两拍：“——欢迎来香港。”

出租车上，罗妍一件件地脱衣服，从大衣到毛衣，再到连裤袜，搞得动静很大。最后脱剩一件短袖，光着臂膀拿手当扇子。她说，没想到香港这么热。郭妮从后视镜里瞥见司机有些异样的眼神：

“嗯，你应该事先查一下香港的天气——不过，穿短袖会不会有点太那个了？”罗妍把连裤袜卷成球，塞进挎包，问郭妮：“为什么不开车？”郭妮怔了怔：“驾照还没考出来。”罗妍嘿的一声，噎噎两下，甩掉高跟鞋，整个人往后一躺：“本来还以为你老公也会来机场接我呢——有点小失望哦。”

晚饭订在楼下的“潮江春”，丁维安和他母亲、妹妹都出席。点菜时，丁维安问罗妍，喜欢吃什么。罗妍拿过菜单看了一遍，说随

便。丁维安又问郭妮，你肯定知道的啦。郭妮记得罗妍喜欢吃烤鱼，便说“鱼”。丁维安点了一条清蒸老鼠斑。又点了例汤、白灼虾、糖醋镇江骨、鲍鱼鸡煲。服务员为每人舀了汤，分到各人面前。罗妍问：“这是什么汤？”郭妮回答：“南北杏无花果煲鹌鹑。”罗妍喝了一口：“广东人煲汤是讲究啊——我们上海的汤就简单多了，双档、荠菜豆腐羹、冬瓜小排汤。”郭妮道：“上海也有复杂的，你不晓得而已。我小时候过年家里吃的暖锅，里面放肉圆、鱼圆、蛋饺、蹄筋、火腿、香菇、冬笋、爆鱼……十七八样东西，满满一锅子，吃得浑身冒汗，肚皮滚圆。”鱼上桌时，丁维安拿勺子剔了一大块鱼肚肉，放到罗妍碟子里，“上海一般都吃什么鱼？”罗妍道：“上海吃的比较多的是带鱼、黄鱼、鲳鱼，或者到川菜店，吃水煮鲑鱼，要么是清江鱼，黑鱼也有。”丁维安点头：“上海好吃的东西很多。”罗妍道：“那倒是的，我们上海人这点真是比较幸福。不过你们香港也不差啊。”丁维安笑了笑：“马马虎虎啦。”

郭妮剥着虾，听罗妍一口一个“我们上海”，不禁有些滑稽。她记得初次见到罗妍时，这个山西女孩还完全不会说上海话，与她父亲坐在一起，问他“有没有醋和辣椒酱”。对面便是郭妮和她母亲，小声用上海话聊着天。那样年纪的女孩，又是那样的场合，都是矜持得过了头，彼此不言语，连看人都是趁对方不注意，飞快瞟一眼，便立即移开。最后是双方家长让她们握个手，“以后一家人了——”两

人手搭着，也不用力，任它自然滑落。郭妮瞥见罗妍脸上的粉，没涂匀，浮在面上像脱皮。想，原来她还化了妆。罗妍应该是察觉了，立刻低下头，拿叉子去挑盘里的意大利面。那年罗妍十八岁，郭妮十七岁。即便到现在，罗妍的上海话依然说不好，发音有些古怪，偏偏对于那些时髦的新兴词又很敏感，比如“拽”“屌丝”“腹黑”……没头没脑地掺杂进去，“依这人老拽的”“屌丝一只，还要学人家腹黑。”——上海话本就夹生，再添上这些舶来的浇头，实在奇怪。还有罗妍的打扮，郭妮觉得她也是狠下了一番功夫，从小练的不是童子功，便额外地用心。其实郭妮很想告诉她，马路上那些花枝招展过了头的，十有八九都不是上海女孩。土生土长的上海姑娘，行事做人都是往里收的，低调、慎言。就像化妆的最高境界是“裸妆”，化了像没化。力气用是用的，却不露在面上。郭妮觉得，这些道理一两句话说不清，况且以她和罗妍的关系，似乎也没必要说。本就是不搭界的人，自从母亲去世后，便更是如此。从恋爱到结婚，郭妮只花了三个月时间，便把自己完全抽离了那个“家”。

丁维纯笑起来。是笑哥哥的普通话。“好烂哦——”她用广东话问郭妮：“我的普通话好，还是你老公的好？”丁维安立刻反击：“至少我还敢说，你呢，怎么连说都不敢？”丁维纯只好说普通话：“我怕我说得太好，你会墨（没）面子。”几人都笑。丁母招呼罗妍吃菜：“你七、七（吃）啊——”拿公筷给她夹了块鲍鱼。罗妍说声

“谢谢”，又问：“香港课堂上，是不是老师都用广东话教课？”丁维纯道：“是的啦。”郭妮道：“其实上海以前也是这样，老师讲课都说上海话。现在反过来了，小孩只会说普通话，上海话都不会说了。”丁维安道：“香港也差不多啦，你去铜锣湾时代广场那边，说普通话的比说广东话的还多。”

结束后，丁维纯回宿舍。她第二天飞早航班，通常这种情况，前一晚她都会睡在机场附近的员工宿舍。她很客气地跟罗妍打招呼：“这几天我要飞巴西，不陪你了。你玩得开心点。”临走时郭妮递给她一个袋子，里面是新织的围巾：“按你上次说的花样，不过织得不好，随便戴戴啦。”丁维纯接过，连声道谢：“唔该晒阿嫂（谢谢嫂子）”。

罗妍问郭妮：“会织绒线了？”郭妮点头：“刚学会。拿她练手。”罗妍啧啧道：“不得了，贤妻良母。”郭妮嘿的一声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打发时间。”

丁母要早睡，丁维安与她先回去了。罗妍想在附近逛逛，郭妮便陪她。

这是尖沙咀地区近年新造的高级商场，香港人的习惯是，把小区建在商场上面。商场有小门径直通到住宅楼，坐两层电梯走出去，偌大的小区平台，大树、花坛、会所、网球场、泳池，别有洞天。寸土寸金的地盘，楼也建得高。郭妮住的那幢楼，位置最好，直朝着海。

一千三百多尺，差不多是一百四十平米。四室两厅，一间主人房，两间客房分别是丁母和丁维纯住。还有一间工人房，给印尼籍的女佣住，也是单独卫生间。

罗妍问郭妮，这套房子多少钱？郭妮报了个大概的数字。说谎没意思，商场里到处是“中原地产”。罗妍怔了怔：“豪宅啊。”郭妮摇头：“我们上海的房子不是更大？”罗妍停顿一下，“——还是你福气好。”郭妮顺着话头：“你呢，怎么突然要结婚了？”罗妍道：“怎么是突然，我都二十八岁了。”郭妮道：“都没听你提过。”罗妍嘿的一声：“你还不是一样？人都没见呢，结婚证倒先领了。我常说，郭妮结婚像打仗一样。”

走了一段，罗妍又说到丁维纯。

“她多大了？”

“跟维安是双胞胎，今年三十三岁。”

“这个岁数还不结婚？”

“人家有自己的想法。”郭妮停顿一下，还是告诉她，“——她男朋友是飞行员，澳洲人。交往了七八年了。”

“空姐和飞行员，倒是挺配。”

“配是配，不过都在天上飞，脚不着地。男女这回事，不接地气也不行。”

迎面走来一个卷发的中年女人，见了郭妮便叫“丁太——”，

郭妮笑应“张师奶——”，两人用广东话聊了几句才离开。罗妍问是谁。郭妮说是一起学煲汤的同学，“就在商场二楼，每周两天。”罗妍问：“你还学这个？”郭妮道：“学着玩。”

当晚，罗妍睡在丁维纯房间。郭妮直等她洗完澡上了床，一切收拾妥当才回房：“有事就叫我。”罗妍点头：“麻烦你了。”郭妮瞥过床边那个大拉杆箱，“明天去哪里shopping？铜锣湾，还是就在尖沙咀？”

“不急。再看。”

临睡前，郭妮倚在床上刷微信，见罗妍在朋友圈上发了条讯息“香港，我来啦”，附了一组照片，有飞机上、出租车上，还有晚餐时拍的，最后一张维多利亚港的夜景，看角度应该是站在阳台上往下拍的。丁维安凑过来，问：“看什么？”郭妮把手机递过去。他看了一眼，还给她。“我后天去南非出差。这样等维纯回来，她可以和你睡。”

“不用替我们腾地方。”郭妮道。

他问她：“在那边替你买什么？红宝石好不好？”

她摇头：“什么都不用，平安回来就好——治安那么差的地方，非去不可吗？”

“早就定下了。”他在她额头轻轻一吻，“放心，没事的。”

第二天大清早，郭妮被门铃吵醒，是楼下保安，“丁太早安！不

好意思，有位姓罗的小姐说是住在这里的，可没带门卡，也说不清门牌号，我猜想应该是你们家——”郭妮忙道：“是的是的，麻烦你让她上来。唔该（谢谢）！”

罗妍进门时浑身湿透。她说没想到香港的天气这么奇怪，“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，说下雨就下雨，结果一分钟后又出太阳了——”郭妮道：“你应该找个地方避雨。平台上到处是遮雨棚。”罗妍道：“海边哪来的遮雨棚？”郭妮一怔：“你去海边了？”

罗妍说她天没亮就去散步，沿着星光大道走了一圈，然后坐在文化中心前的台阶上看日出。吹着海风，看旭日的光一点点爬上岸边船只的桅杆。“真不错，跟外滩的感觉不同——”郭妮想说“你这么早看过外滩吗”，嘴上道，“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”

“睡不着。是不是因为楼层太高，有高原反应？”罗妍开了个玩笑。

早餐后，丁维安上班，丁母与印佣去超市买东西。郭妮问罗妍：

“出去逛逛？”

“好。”

刚过完年，是淡季。铜锣湾的时代广场里，人并不很多。GUCCI和LV的门口，也没有人排队。两人一个个店铺逛，进去，出来，再进去，再出来——郭妮冷眼旁观，觉得罗妍应该并不打算买东西。神情漫不经心，这件拿起来看一眼，放下，再看那件，又放下。脚步也是

很有节奏，匀速而笃定。每个柜台都不错过，逗留的时间也差不多，却什么都不买，也不问价格。女人买东西不会这样。郭妮不吭声，只是跟着，与她隔开两步距离。从二楼逛到九楼，再坐直达电梯下来。

“吃个茶，休息一会儿？”郭妮看表。中午十一点。

罗妍答应了。

两人又坐电梯到十楼“食通天”。挑了家餐厅。这个时段，早市还未完全结束，午饭的餐牌也摆了出来。客人不多，是个空当。服务员上来问“饮咩茶？（喝什么茶）”。郭妮回答“普洱滚水”。少顷，两个茶壶便送上，一壶是茶，一壶是开水。郭妮先不倒茶，而是将两人的餐具放到跟前，拿开水将筷子、碗、汤勺、碟子逐一烫过，再把水倒进旁边的大碗里。罗妍看着：“这么讲究？”

“香港人的习惯，怕洗洁精残留。”郭妮道。

一会儿，菜上来。大多是早茶的点心，再添了个烧鹅。“吃菜。”郭妮让了让。罗妍点头，说“好”。吃了几口，罗妍忽道：“你早饭是不是没吃饱？”郭妮一怔：“喝粥，是容易饿。”罗妍道：“我记得你以前不爱喝粥。”郭妮又是一怔：“老太太喜欢喝粥，陪陪她。”罗妍道：“你胃不好，喝粥容易胃酸分泌过多。”郭妮嗯的一声：“问题不大。”

接下去的两天，罗妍提出要去海洋公园和南丫岛。都是耗时的地方。海洋公园一整天。南丫岛吃海鲜、骑脚踏车环岛，坐上返程船已

是晚上七点多。船上，罗妍翻看一路拍摄的照片，又是笑又是说。郭妮一旁看着，终是忍不住：

“嫁妆不买吗？”

“嗯，怎么了？”

“想买什么，先列个单子，一样一样买。有计划比较好。”

罗妍停了停，还是那句，“——不急。”

郭妮心里咯噔一下，脸上依然是若无其事的神情：“打算在香港待多久？”

“后天下午的飞机。”

郭妮松了口气，嘴上道：“——明天去哪里逛？”

“随便。你替我定。”

第二天，郭妮提议去超市一趟，“香港进口食品比较便宜，带点回去给叔叔。”两人坐地铁去北角的JUSCO，到了那里，才逛了一会儿，便有人过来打招呼：

“嗨！这么巧？”

是个高瘦男人。三十多岁，黑色夹克，露出白色衬衫领口，笑容很干净，也很亲切。郭妮怔了怔，说声“是啊，真巧”。随即给两人介绍：“我姐姐，罗妍——这位是胡绍斌，我在香港认识的第一位朋友。”

“别误会，我不是香港人。”男人对罗妍笑笑。